



《摩訶止觀·十境》之「病患境」的事件意義

吳東晉

華梵大學哲學研究所三年級

提要：

天台智顛大師在《摩訶止觀》第七章「正修止觀」章中提出了他自己的修行經驗的知識整理，此即是「觀十境」，此「十境」是修行歷程中將遍歷之諸事，對於實修者而言實為最真實的經驗知識的提供。其目的乃作為修習佛道而成就解脫之具體理論。在智顛大師的教法中，身心與現象世界總擺在「一念三千」的基礎下說，在「一念即具三千」，主體心與現象世界與各境界的眾生，一起處於相互影響的情況。而實修者在十境的發生下，更具明顯，顯露出殊別又相具，個別又整體的不可思議狀態。

在《摩訶止觀·十境》第三境觀「病患」境中，修行主體在心法鍛鍊以致影響色法的歷程，是以「病」作為修行的事件。在一念三千的前提下，色法所處的境界是相對於心法的狀態，而心法的修行亦將改變於色法。於此所謂修行就必須有一需要改變的狀態，改變的狀態就是患病的現象（生老病死）。在觀「病患」境中所說，此需要改變的狀態就是「病」，病患的對治就是修行的次第。然而，病患境中顯示的現象，在於不同行者的觀照下，呈現不同的相對意義。本文後半將以病患境為主題，在不同觀照下，病患所呈現的「思議境」與「不思議境」，做一初步了解。

關鍵字：

《摩訶止觀》、一念三千、十乘觀法、十境、天台智顛



一、前言

本文將先將一念三千、十乘觀法第一觀法觀不可思議境與「十境」最為重要的第一境：「陰界入境」，三者的關係放在同是具有不可思議的狀態下談，相互搭配且同具不可思議性。若上述的三者相互搭配，可形成修習佛道的具體理論，那在「十境」中的其它諸境，便也可同樣方式操作。筆者將興趣放在第三境觀「病患境」，以上述的論述強調以「病患」的發生，將如何以此法做為可能性的表述。

十境觀—第三境觀「病患境」中，修行主體在心法鍛鍊以致影響色法的歷程，是以「病」作為修行的事件。在一念三千的前提下，色法所處的境界是相對於心法的狀態，而因心法的修行亦將改變於色法所處的境界。於此所謂修行就必須有一需要改變的狀態，改變的狀態就是「患病的現象（生老病死）」。在觀「病患」境中所說，此需要改變的狀態就是「病」，病患的對治就是修行的次第。治病是修行心法、色法的課題。不過對病患境中顯示的現象，在於不同行者的觀照下，呈現不同的相對意義。天台智顛將病患分為「因中實病」與「果上權病」，不同行者的觀照在所處事件的不同，可以將病患轉化成不同的意義。本文後半將以病患境為主題，對病患的因中實病搭配「思議境」與果上權病搭配「不思議境」，做一初步了解。

二、十境概義

《摩訶止觀》乃天台止觀法門圓頓究竟之觀法，其目的乃作為修習佛道而成就解脫之具體理論。第七章「正修止觀」章中提出了天台智顛自己的修行經驗的知識整理，修行途中對於種種出現的經驗或存在狀態稱為「境」，此即是「十境」，此「十境」是修行歷程中將遍歷之諸事，對於實修者而言實為最真實的經驗知識的提供。智顛將修行所觀的境立為「十境」：陰界入境、煩惱境、病患境、業相境、魔事境、禪定境、諸見境、增上慢境、二乘境、菩薩境。陰入界境是主體自身當下身體與世界的存在狀態，其餘九境所談的是基於陰入界境的基礎之下，不同的境界與經驗，因而以陰入界境最為重要，而當其餘九境的任何一境的出現，都關連於陰入界境。



以十境中的「境」來說，不單只是說對象或境界之類的說法，郭朝順教授認為：將「境」解釋為「對象」，倒不如將之解釋為一種理解歷程的「事件」要為恰當。¹「境」若是解釋為「事件」的話，於此意義便擴大到不只是修行主體自身與對象，而是「事件」發生時，主體與其他不同境界眾生都相關的事件。因為修行的過程是動態的，在事件發生的這時，主體便有面對事件所帶來的影響，而決定心法境界的上升或下墮的可能性。

主體心於接觸「事件」的狀態中，在智顛獨特的一念三千理論之下，「一念即具三千」，心與境互為影響、互具關係，因此在事件的影響下，主體與其他不同境界眾生都相關的事件，是相關主體、九界眾生與佛，三者同時互具關係。在天台佛學這種圓融互具的不可思議狀態，主體所經驗的知識是由於已將主體心、眾生與佛，因為事件導致主體心的動態流動這事件包含了諸境互動的關聯，也包含心境互動的歷程。各差異性都可能成立，差異性也都可能相互影響、相互緣起，行成個別差異的「思議性」與互具的「不思議性」。諸境造成主體本身、九界眾生與佛，三者互具的不可思議性。因而可以說以一念三千為基礎的十境，「一念即具三千」的「思議性」與「不思議性」，十境也如一念三千一般具思議性與不思議性。

面對當下修行中出現的事件，對於正在修行的人，只有 2 種狀態：1. 中斷修行與 2. 持續修行。中斷修行的情況，亦是有 2 種：1. 信心不堅 2. 修行過程中產生障礙。若是信心不堅而中斷修行這無話可說。可若是因修行過程方法不對或修行中產生的副作用（禪病或隨帶煩惱、病痛）的影響，而使修行者的信心動搖，若持續勉強行之則可能有害，若放棄中止則為之可惜。十境的事件以一念三千而成立，但對待事件將之思議性與不思議性開展出來，須一特殊相對的操做方法。天台智顛創立不使行者放棄之可惜，此需要一對治方法，就是「十境觀法」，「以十乘觀法觀十境」。十乘觀法分別為：1. 觀不思議境，2. 起慈悲心，3. 巧安止觀，4. 破法徧，5. 識通塞，6. 修道品，7. 對治助開，8. 知位次，9. 能安忍，10. 無法愛。十乘觀法亦與「十境觀」一如，以第一觀法為最重要。

上述已說一念三千的「一念即具三千」，主體心與境互為影響，即互具關係，因而開展各種不同的殊相，但各殊相彼此是動態的，在事件下，可以相互影響、相互緣起，主體心的狀態有上下流動的可能性，亦可以是個別殊相亦可以是總體的共相。呈現其「不思議境」與「思議境」。圓頓止觀所觀之十境，十境以一念三千下，具備有「不思議境」與「思議境」的性質。十乘觀法的第一觀法－「觀不思議境」就有蘊含同樣理論。以觀

¹ 郭朝順，從《摩訶止觀》「十境」論天台智顛的身心觀－－禪觀者對身心的詮釋，p1。



不思議境法去觀照十境的「思議性」與「不思議性」。

智顛提出修行的實踐理論，十境觀與十乘觀法是表示為「事件」與「對治方法」，且融和的「一念三千」的說法，說明境與主體心的關係，種種現象成立的條件是由於眾生心的一念三千所成立。一念三千的理論也貫穿十境的成立與對治的方法，在十境觀與十乘觀法中，「陰界入境」跟「觀不思議境法」相互融貫，亦是天台佛學的互具思想的特色。

三、一念三千的不思議性

一念三千思想的成立，有種佛教宇宙論的意味，但其更深的意義是建立在主體與外境對象的相互關係，這說來有種唯識思想的味道。但在天台圓融的教義下，心與境並沒有主從的關係，不有唯識思想的「境由心生」、「萬法唯識」的絕對唯心論意味，這也有意味智顛並不是相當認同唯識思想的絕對唯心論²。

一念三千，一念心中可開啟三千種世間法之觀察面向，此說三千世間，並不是專指數量上的多寡，只是要表現無限的差別相³。從主體心所處的十種境界，十種境界又彼此展開的十種境界—「百界」，到各境界展開的事件，事件的十種性質-「十如是」，到與其他眾生相互相處的「三種世間」。在事件的發生下，主體的狀態可流動為三千世界的任一角色，說明主體當下即與諸境互具影響的可能性，成立不限種的主體存在與因緣互動，這可能性這也保證了主體可借由修行這種事件，達到成佛的可能性。主體心無盡的存在狀態與無量的因緣互動，一心下的三千世界，有對立卻消弭對立而同時成立，形成建立的狀態即是不可思議狀態⁴。

從一念三千的基模中，主體行使「一心三觀」的操作，便進入不可思議境。一心三觀是智顛作為面對一切無明煩惱的手段，分別地說，三觀是「由假入空觀」（空觀）、「由空入假觀」（假觀）、「中道第一義觀」（中觀）。空觀是破除對一切假有之法的執著。假觀則教導對於世法無所執著的菩薩行者，不執著於空性，而再行慈悲心，進入於假有之世俗，不忘記救渡眾生的事業；天台思想更強調的是「圓融中道」的中道觀，一種

² 郭朝順，從《摩訶止觀》「十境」論天台智顛的身心觀—禪觀者對身心的詮釋，p6。

³ 安藤俊雄著，蘇榮焜譯，《天台學-根本思想與開展》，P156。

⁴ 所謂的「不思議」不是神祕難測的不能思議，也不是空洞無義的無可思議的意思，不可思議性指的是辯證的結論當中所呈現的敵對相即互具，就如龍樹的例子：「生即無生」，至於佛教經典之中，本就多有其他相似的結論，譬如：「一即多」「生死即涅槃」「煩惱即菩提」等等。同上 2，p7。



進入空觀與假觀，在兩者間來去而消弭對立與殊相，再融合兩者的觀法，使對立中有融合的不二狀態，中道觀因其圓滿諸法，使彼此交融無礙。由假入空，由空入假，進而中道圓融觀，在不同的觀照角度中，會有不同的視角。只有觀照出十境的不思議性時，才是對於十境的圓融觀照，否則只是偏觀而造成各別殊相的執著。智顓的哲學要由分別性的思議境，逐步轉向圓融非分別的不思議境，以掌握真實的緣起活動的實相。因而行使「一心三觀」有次第之序。

以一心三觀的三種視角進入對事件的觀照，以消弭對事件的各種獨斷，在各種殊別的相對性下，也開展出各殊別意義的相互影響的圓融性。此種概念與一念三千的不可思議性，有相同的進路。因而筆者認為一念三千與一心三觀，對於在事件的發展時，有同時處於基礎與操作都具備不可思議性，使十境事件的成立有思議境與不可思議境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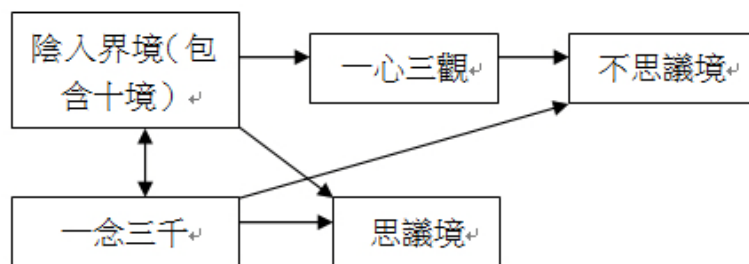
四、觀陰、入、界境

十境觀第一境：觀陰、入、界境是主體自身當下身體與世界的存在狀態，在十境的任一境發生時，都要以當下主體的陰入界為根本，可說陰入界境是十境的總觀。陰界入境的結構為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五陰、十二入、十八界是一種展開式的分析，它先說明「自我」具有心、色兩種元素，然後對心識更加細密分析，以「受、想、行、識」說明自我的感受、構想、意志及認識，十二入、十八界則進一步說明心識的認知活動⁵。陰界入境被列為十境觀之第一個不思議境，其原因除在於主體心對於自身與外境的認知活動外，自身與外境的關係一如一念三千的互具因緣，兩者都具備不可思議的狀態，這種展開法與一念三千同理。因而一念三千與陰入界境，同具有思議性與不思議性。在十境觀中作為總相的陰入界境的條件已經說明主體身體與世界的成立，在一念三千的不思議性下，當事件發生時，具有流動的可能性。

⁵ 郭朝順，從《摩訶止觀》「十境」論天台智顓的身心觀－禪觀者對身心的詮釋，p10。



筆者認為一念三千的成立前提下，陰入界境（包含十境）的事件開展與對治的操作方法，主體心再操作「一心三觀」的觀照下，可有思議境與不思議境的相對產生。三者的結構都是於思議性下顯示出不思議性，可簡用下方的圖示試說明之。



五、十境觀之「病患境」

綜觀《摩訶止觀》十境，在諸境之中似乎只有「病患境」比較側重觸及「身體」的問題，修道當中所遇到的痛苦障礙，特別是以身體上的病患。行者自修行中的進展中，生起病患當以此病患為止觀之新對境。行者修行中因生活作息的改變或修行的方式不適合或因為修行所產生的病患，容易產生心理與生理上的疾病，無論心理與生理上的疾病，都可能使修行中斷便以此病患做為對象行使對治。佛教行者修行的層面多半為心靈上的，亦即哲學上的本體論。而關於身體層面的，佛教講求空性、緣起性空、語言也是空（假名施設），四大皆空當然身體也是空。在哲學上講求宇宙論修行的，是比較粗淺的修行進路。但行者仍是在真理道路上逗留的玩童，一路上還有許多影響前進的事物，對於身體的執著也是一項大挑戰，身心之間的影响之大，足以造成修行的中斷，甚至走回頭路。十境觀法的目標是希望，將修行上的障礙轉化為修行的工具。因現代人的忙碌與精神狀況緊繃，修行者具足二十五方便已屬難得，但修行進展過程中，生理與心理問題可能同時影響進度，所以筆者的興趣放在病患境。十境觀皆為智顛本身的經歷，智顛本身也可能考慮到此問題，因而特立此境，在此可看出天台教法的理論與實踐並重。



何者無病？凡夫眾生，不時不在火宅中；健康的人，亦有老病；聖者亦病，聲聞、緣覺有死病、煩惱病；菩薩，也會生病，以眾生之病為自身病。因而具色法的眾生不論具心法、色法皆是有患病的可能。在「一念三千」下的理論下，眾生的心法狀態將決定結構不同程度的色法境界。在一念三千的意義中，有色法的眾生皆有病患的色法，居於佛界、菩薩界的眾生亦是，因而主體現處何法界即是可能具此法界之病。然無論是否在色法的意義下，一切萬法皆無常，沒有恆常不變的事物。未達涅槃的眾生，生於何法界即具足該法界之病，改變境界到另一更高境界的法界所做的工夫是修行，所謂修行亦是對「欲改變之現象為對象進行的活動」，因而要做改變須具一本需改變的狀態；無煩惱無從涅槃、無病患無需對治。病的存在成為必然條件。修行主體欲從該法界至其他可能法界，於休息前、修行中所遭受到的痛苦障礙，是成就另一更高境界的必要過程，無論於心法、色法皆是。

一念三千與病患境的關連，行者依心一念三千可而轉往不同境界，然處於何界即生具該界色法心法，亦有具該界之病。因而行者在不同境界也都會有該界的病。十境觀從疾病所起因緣之差異，智顛區分出六種：1.四大不順、2.飲食不節、3.坐禪不調、4.鬼病、5.魔病、6.業病。前兩種因緣是生活問題所造成，在《摩訶止觀》第七章中多有著墨，亦有從中醫的理論，多著墨對治的方法，坐禪不調是指修行過程中的不當舉動所引起的疾病，如時間過長或方法不對的禪病；鬼病與魔病是表示主體的心念是否正端正道，而引起心理方面的疾病；業病是指，前生或今生的因果業報所招致的疾病。

而已達佛界、菩薩界的眾生，雖已不有病患到對治以求成就另一更高境界的過程，然依上述言有色法的眾生皆有病患的色法。

諸佛問訊法云。少病少惱。佛同人法。人既有病權不得無。但言少耳。⁶

⁶ 《摩訶止觀》，T46, p.106a



佛與菩薩的病患已不為業力的障礙或是作為修行解脫的必要條件，反而是為了教化眾生所使用的工具。以眾生的病為病 or 故意強調有病作為教化工具，這已是一心三觀的操作。

在觀「病患」境，智顛大師將病患分作「因中實病」、「與果上權病」：

病有二義。一因中實病。二果上權病⁷

因中實病：在筆者以為因中實病具兩種意義：

1. 意指修行者於修行中，遭遇生理上疾病，從而了解疾病引發的原因與消除的方法。
2. 從回溯原因的方式，指出由疾病的造成各法界的現象。

於佛教的因果論，主體具備何因，於未來將以不同狀態形成為結果。主體在修行中，以病做為實驗對象逆觀其原因（同理十二因緣）。而病於此義（此現況）亦可顯示主體現狀亦是作為為未來結果的原因（順觀）。所謂「菩薩畏因」，將現狀病患作為顯實意義，無論順觀逆觀意皆是止觀意義。

果上權病：亦具兩種意義：

1. 從修行者於修行中，以主體所具的疾病，做為邁向解脫的工具。
2. 意指「病」是一教化作用的對象，特別以維摩詰菩薩為例。修行上乘者卻依然稱有疾病，此是做為一種權宜教化的手段。

主體現況是前世種種造成的果，主體雖承受果所形成障礙痛苦，卻可以此作為修行的對象，成為一種權宜，所謂「眾生畏果」，以「畏果」做為進路，以作為從事修行的理由。而對於佛菩薩而言，救渡眾生亦是菩薩無窮無盡無從放下的病症，然而「病」已成實，教化眾生不只以自身解脫為最終目的，更要以眾生病作為自身病。這是大乘佛教之所以為大乘的意義，我既成菩薩，那其他眾生勢必也要成菩薩，這是慈悲的開端。

⁷ 《摩訶止觀》，T46, p.106a



六、從「因中實病」、「果上權病」看思議境與不思議境

本文作者認為在上述將「境」解為「事件」上；「思議境」可與「因中實病」做結合，「不思議境」可與「果上權病」做結合。「思議境」以各法界眾生何以成為此該法界眾生做一因緣解析，從回溯原因的方式，指出由疾病的造成各法界的現象；「不思議境」以解釋大乘菩薩已經為超越義的主體未何仍在病中，以及如何以「病」做為教化手段。

思議境	因中實病	病患為修行工具
不思議境	果上權病	病患為教化手段

1. 思議者與因中實病

先簡思議者。病因緣故生十法界。如為病故退失本心。棄廢禪定誹謗三寶。不惟先罪招禍。而言修善無福起大邪見。又惜身養命魚肉辛酒非時無度。或病差身壯五欲恣情。善心都盡惡業熾盛。起上中下罪。是為因病造三惡法界。若人自念此病困苦。皆由往日不善折致。深生慚愧不敢為非。雖嬰困篤而善心無改。起上中下善。是為因病造三善法界。……既不得無明老死病為病誰。是名觀病起緣覺法界。⁸

主體以過去因緣而起而造十界。然此，此種說法具雙重意義，主體以「不同病而處不同界」，或「因處不同界而具不同病」；主體因過去因緣和合作為病症特徵而生處相應的法界，造成主體現有的狀態；另一方面說，即是因主體處一法界，必然接受此法界所具的身心法色法的條件限制。即在指出佛教存有觀意義中的身心一體的客觀知識，心法色法互為一體。

又觀此病病我色心。因於此病而致老死。死由於生生由昔有。有從取生。取從愛生。愛從受生。受從觸生。觸從六入生。六入從名色生。⁹

思議境從十二因緣說起心法生色法的形成，生死流變皆自「有」而存在，因名色對對象產生有的執著，而產生十法界。而一念三千十界互具，此過程是眾生皆有的共同現象。

⁸ 《摩訶止觀》，T46, p.110a

⁹ 《摩訶止觀》，T46, p.110a



即知行心從受生。受心從想生。想心從識生。識從過去行生。過去行從無明生。無明從妄想生。妄想還從妄想生。經云。妄想生妄想輪迴十二緣。¹⁰

在十二因緣結合識、受、想、行。說明心法因妄想生無明、無明生行，以致經識、受、想、行，而生色法四大、五根。

思議境在以心而造十法界，結合十二因緣、五蘊的條件，說明心法色法互具的因緣，也因此眾生依心而生之法界。連結「因中實病」的意義，以回朔因緣作為生處法界具足病患的解釋，並以現況病症是作為未來生處法界的因緣。

今以己疾，愍於彼疾，即起慈悲，發於願行。捨無遺吝，順理安耐，勤加正意，覺悟無常。是為「因病起六度菩薩界」。又，觀此病，知從前世妄想顛倒諸煩惱生。如是妄想，無有真實；我及涅槃，是二皆空。是名「因病起通教菩薩界」。又，觀此病雖畢竟空，空無所受而受諸受；未具佛法，不應滅受取證。是為「因病起別教菩薩界」。如是等法，因於病患，次第出生，是名「思議境」。¹¹

此說「因病起六度菩薩界」、「因病起通教菩薩界」、「因病起別教菩薩界」三教菩薩，因於病患次第出生次第未達「通教菩薩」，是為皆在「因中實病」，未達「果上權病」的權宜教化境界。

2. 不思議境者與果上權病

不思議境者。一念病心非真非有。即是法性法界。一切法趣病是趣不過。唯法界之都無九界差別。如如意珠不空不有不前不後。病亦如是。絕言離相寂滅清淨。故名不可思議¹²。

真如法界的菩薩，亦當了知一念病心非真非有，然為何仍存「有疾菩薩」？觀病的目的不全是為去除病患，而達至一無病境界，因無病不等於涅槃，此與道家修煉的目的不同，因四大皆空，修煉四大成金剛不壞，不是望眾生希冀得一長生不死的目的。

¹⁰ 《摩訶止觀》，T46, p.110b

¹¹ 《摩訶止觀》，T46, p.110c

¹² 《摩訶止觀》，T46, p.110c。



故菩薩有疾是以「病」做為雙重意義為一教化目的，望眾生破除對無病、長生不死的執著。因存病而有對涅槃的動力，病是要作為解脫的方式。因此不以病為病或一切眾生病為自身病，處於何法界，都無其它九界差別。有病到無病，無病到有病，都是教化的方式。

問云。居士達病實際何喜何憂。作是觀時豁爾消差。金光明云。直聞是言病即除愈。即初觀意耳。復有深重難除差者。至長者所為合眾藥。病乃得差。即後九觀意也。一切眾生皆具此理而不能識。隨見思流沒分段海。深生悲愍。欲與非有即空道滅之樂。是為有疾菩薩能以空觀調伏其心。心調伏故實疾除愈。以慈悲故權疾則生。生分段土。視分段人猶如一子。子既有病父母亦病。因以身疾而慰喻之。子病若愈父母亦愈。是名體析慰喻有疾菩薩也。又觀此病雖即空寂。是諸眾生不純因空而得度脫。當識空病種種法門。聲聞二乘以不識故。隨無明無知流沒變易海。不能分別諸病差品。是故佛法不得現前。眾生淨土皆不成就。為是義故即起慈悲拔無知苦。與道種智分別之樂。是名有疾菩薩能以假觀調伏其心。心調伏故實疾除愈。以慈悲故權病則生。生方便土。觀方便人猶如一子。其子病故父母亦病。因以身疾慰喻其子。子無知愈父母亦愈。是名別教慰喻有疾菩薩。又觀此病雖即法界。而諸眾生不即中道。此理未顯隨無明流沒變易海。經云。三賢十聖住果報。即是實報因果病也。為是義故而起慈悲拔無明苦。與究竟樂。是為有疾菩薩用中道觀調伏其心。心調伏故實疾除愈。以慈悲故權病則生。生實報土。視變易人猶如一子。子既有病父母亦病。因以身疾慰喻其子。子無明愈父母亦愈。是名圓教慰喻有疾菩薩也。¹³

此說的「體析慰喻有疾菩薩」、「別教慰喻有疾菩薩」、「圓教喻有疾菩薩」以空、假、中三觀調伏其心。調伏其心不單指菩薩自身對「心病」的調伏，亦是對其眾生以空、假、中不同方式的教化。

¹³ 《摩訶止觀》，T46,p.111b。



此疾何所因起。其生久如。當云何滅。居士答云。今我病者從大悲起。以眾生病是故我病。眾生病愈是故我愈。夫眾生實疾從癡愛生。癡愛纔生大悲亦起。癡愛纔滅大悲亦滅。眾生有愈有不愈。菩薩有疾有不疾。若無疾者知其子愈。若有疾者化道未休。故方丈問疾茅城背痛。皆此義也誓願既等虛空。有疾亦彌法界。是名不思議慈悲也。¹⁴

維摩詰居士於文殊菩薩的尋問下，表達自身病是因為大悲，是因為眾生處於病中，以大悲心將眾生病做為自身病，菩薩有慈悲是因眾生病不愈，若眾生無疾 自然菩薩即無疾。

一念病心，非真非有，即是法性、法界。一切法趣病，是趣不過。唯法界之都，無九界差別。如如意珠，不空、不有、不前、不後。病亦如是。離言絕相，寂滅清淨，故名不可思議。¹⁵

佛菩薩的癡愛就是要救渡眾生，所以佛菩薩亦有無明，無明即法性。無盡的流變造就無盡的法界，佛菩薩的癡愛無明就是無盡的慈悲救渡，無盡的慈悲也是無盡的無明，不思議阿！佛菩薩的癡愛無明而來的疾病，空、假、中三觀菩薩都以慈愍眾生為己身之疾。菩薩生病的不思議境，意味疾病不是待解決的問題，而是基於對眾生的救渡慈悲，做為教導眾生領悟的權宜方便手段。

從一念三千的基模中，行使一心三觀的操作 便由進入不可思議境由假入空，由空入假，進而中道圓融觀，如是活動行之。在不同的觀照角度中，會有不同的視角不同的視角 有不同的對待病患境。這種顯示病患境的不思議性，與陰入界境的理論相同，只是在不同事件下的同理觀照。

¹⁴ 《摩訶止觀》，T46,p.111b。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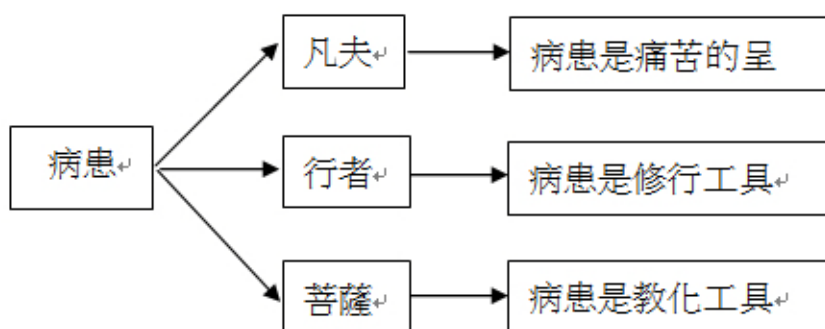
¹⁵ 《摩訶止觀》，T46,p.110c。



七、結論

在天台智顛的「正修止觀」中，將一念三千、一心三觀、十境與十乘觀法相互融合產生理論與實踐並重的天台教法體系。綜觀「正修止觀」十境，乍看禪觀者對於心靈的觀照，是重於對身體的觀照，在諸境之中似乎只有病患境才直接觸及身題的問題，其餘諸境應是多集中於心靈內在境相的觀照上。但在不可思議性下，主體心與眾生與佛不相離且互具，身心與外境世界不相離且互具，主體的身與心也不相離且互具。

而本文選擇十境之三「病患境」為討論範圍，是身心相互影響的特別之處，而病患的問題不僅對於凡夫持修行者，此問題還可涉及菩薩等聖者，病患的問題不成為障礙而行成教化方式，這也回應道不可思議境，筆者可將病患視三種層面意義。



但以病患開出三種意義，以十境的不思議性，凡夫、行者、菩薩在「一念三千」下是互具，在事件上三者是動態的流動，思議與不思議互具，痛苦的呈現、修行工具、教化工具也是互具，主體、眾生、事件都具備不可思議境。在三千世間的主體、眾生與「事件」中，實修者可領悟一切法的各種角度，這才是對十境體驗圓融的意義。



參考書目

1. 隋、智顛述，《摩訶止觀》，《大正藏》第四十六冊
2.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台北：學生書局，1984。
3. 林朝成 郭朝順合著，《佛學概論》，台北：三民書局，2000。
4. 李志夫，《摩訶止觀之研究》，台北：法鼓文化，2001。
5. 安藤俊雄著，蘇榮焜譯，《天台學-根本思想與開展》，台北，慧炬。
6. 郭朝順，《天台智顛的詮釋理論》，台北：里仁書局，2004。
7. 郭朝順，〈從《摩訶止觀》「十境」論天台智顛的身心觀－禪觀者對身心的詮釋〉，「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第二次研討會，台北：中研院文哲所，2007。
8. 郭朝順，〈天台智顛的《維摩詰經》解讀對居士佛教的意義－以《維摩經玄疏》為核心〉，第二屆世界居士佛教論壇，馬來西亞古晉佛教居士林/華梵大學主辦，台北：華梵大學，2006。
9. 陳英善，〈天台圓頓止觀之修證－就十乘觀法而論〉《中華佛學學報》第 15 期（p3051-333），2002。